

心中的长河

■范春歌

甘巴拉情缘

■黄特 徐俊杰

两代之间

小时候,几乎每年寒假,朱雪菲都会跟着母亲上高原,与父亲朱永剑团聚。尽管路途遥远,可因为父亲在那里,上高原便成了朱雪菲一年中最期待的事。

朱雪菲考上大学那年,父亲转业回到云南老家,一家人团聚的机会才多了些。

这天,家里来了一个年轻人,叫杨雪帆。他刚从军校毕业,分配到甘巴拉英雄雷达站。休假回家时,他听说同乡老兵朱永剑曾在甘巴拉戍边,便专程前来拜访。朱永剑见到杨雪帆非常激动,向他讲述了甘巴拉的荣誉和一代代官兵战风雪、斗严寒的故事。

第二年,杨雪帆休假再次来看望朱永剑,向这位老兵汇报自己一年来的成长。看着眼前的青年眼中有光,脸颊因染上“高原红”而更显坚毅,朱永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,更萌生了撮合朱雪菲和杨雪帆在一起的想法。

因为对军营有着相同的情感,两颗年轻的心越靠越近。2018年,杨雪帆和朱雪菲走进婚姻殿堂。

女儿蓉蓉出生后,朱雪菲身上的担子一下子变重了。有一次,蓉蓉突然发高烧,直到一周后,病情才有所好转。恰巧那段时间,杨雪帆在外执行任务,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。

蓉蓉出院回家的那天夜里,朱雪菲看着熟睡的女儿,连日来积攒的委屈和心酸涌上心头。

母亲察觉到朱雪菲的情绪有些异常,便询问缘由。朱雪菲将心中的委屈,全都倒出来。母亲听完后,温柔地说:“妈理解你,当军嫂很不容易,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慢慢来,妈会陪着你的……”听完母亲的话,朱雪菲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。

不久,杨雪帆的单位领导给朱雪菲打来电话,重点说明了杨雪帆在此次任务中的突出表现。她才知道,原来丈夫这段时间吃了不少苦。

蓉蓉2岁时,朱雪菲抱着她踏上了去高原的探亲路。漫长的旅途中,她拖着行李,抱着蓉蓉,深切感受到了母亲

当年的不易。

朱雪菲和蓉蓉住在家属院的那段日子,杨雪帆经常工作到很晚。每天晚上,等蓉蓉睡着后,朱雪菲就站在阳台上,等那个熟悉的身影回来。一个周末,她准备了一桌饭菜,可杨雪帆接到一个电话,便匆匆离开了。等他回来时,天已经黑了。朱雪菲把饭菜加热后,杨雪帆便狼吞虎咽起来。见此情景,朱雪菲眼眶不禁有些湿润。那年冬天,家里收到了杨雪帆的个人三等功奖章和喜报。

今年初,朱雪菲和蓉蓉去机场送杨雪帆归队。蓉蓉不停地挥着小手,用软糯的声音喊道:“爸爸再见,路上小心哦!”直到杨雪帆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,蓉蓉的眼泪才掉下来:“妈妈,我不想让爸爸走……”朱雪菲摸摸女儿的小脑袋,将她揽入怀中。她对蓉蓉说:“别哭,过段时间,我们再去看爸爸……”

给妈妈跳支舞

■袁笑

练中脱颖而出。一天晚上,指导员问他:“你的资料上写着会跳舞,愿不愿意参加演出活动?”

“愿意!”杨越激动地回答。接下来的日子,他努力挤出时间编舞、练舞。有了军营的淬火,杨越对舞蹈有了自己的理解:它应该展现生命力,表达坚韧与蓬勃的力量。他希望通过舞蹈,表达自己对军营的热爱。

杨越在排练中,还加入了很多体现力量的动作,希望传递给战友们敢于超越的信心和勇气。在新年晚会上,杨越的舞蹈表演青春热血、刚劲利落,获得战友们赞赏。

演出结束后,他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。母亲激动地说:“妈相信你,一定会越来越好!”

有了母亲的鼓励,杨越更加自信。2020年,杨越以优异成绩被军校录取。后来,他还随文艺小分队前往驻地军营,为官兵带来一场场暖心的演出。有次演出的压轴节目是歌曲演唱《祖国我是你的防弹衣》。节目最后,所有演员一起呐喊:“祖国,我是你的防弹衣!”每到这时,杨越都感到心情无比激动。

“我已经成长。在此之前,是妈妈披上铠甲保护我。谢谢你,妈妈。”杨越将这段舞蹈视频发给母亲,并在字幕上写下这句话。

“妈妈你不要牵挂,孩子我已经长大了,站岗执勤是保卫国家……”伴着悠扬的歌声,杨越在草地上起舞,阳光洒在他的脸上。他轻轻合上双眼,脑海中闪过母亲在人来人往中吆喝卖东西的场景……在杨越心里,母亲的爱就像那抒情流淌的旋律,始终在心中温暖着他。

情到深处

老式录音机里的磁带缓缓转动,传来父亲范迪宽深情并茂朗读边塞文学作品的片段,家人忍不住泪水盈眶。一身戎装的父亲仿佛依然坐在我们中间,陪我们共度周末的名著朗读时光。



油画《山重水复》,本文作者父亲范迪宽创作。

作者提供

1932年,父亲出生在河南的一座古镇。清澈秀丽的汝河绕镇而过。淳朴的古镇生活,铺垫了父亲最初的生命底色。15岁时,在河南省立第十中学就读的他,受进步思想影响,与家人不辞而别,参军入伍。

解放战争,炮火连天。父亲参军后,从事文化宣传工作,编印战地小报,画宣传画。

母亲李莉是父亲后来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时的同窗,也是父亲美术生涯的见证者。她14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,与父亲不仅是生活伴侣,更是灵魂伴侣和艺术伴侣。

母亲常向我和妹妹谈起父亲艺术创作背后的故事。淮海战役中,父亲随团在天寒地冻的战壕里坚持20多天之久。渡江战役中,父亲所在部队属于渡江突击队。渡江后,父亲接受查看有无幸存伤员的任务。暮霭中,只见靠近岸边的江面上停泊着一只木船,载着满满一船战士。他大声呼喊:“船上有伤员吗?”如是几声,无人应答。他涉水爬上船体,才发现船上的战士们已全部牺牲。那悲壮一幕,让父亲终生难忘。

2015年,父亲去世20多年后,我来到当年父亲参加渡江战役的地方——安徽省望江县。当地有一座渡江烈士陵园,长眠着200余名在望江县参加渡江战役牺牲的烈士。我寻遍全城买到一束鲜花,代父亲敬献。

1950年秋,正在参加剿匪战斗的父亲,接到了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(四川美术学院前身)美术系深造的命令。不久后,父亲又接到重返战场的命令。此后,他两次跨过鸭绿江来到抗美援朝战场,用画笔记录那段硝烟滚滚的岁月。

上甘岭战役的参战部队有父亲所在的志愿军第15军。战役结束后,他来到那片阵地,被眼前的场景震惊。山岗上,树木和岩石都被炸碎了,一脚踩下去,混合着弹片的浮土能没过膝盖……那天,天气阴沉。志愿军战士们要赶在大雪落下前,挖寻烈士们的遗体。父亲放下画夹,流着泪水和战士们一起挖寻……

抗美援朝期间,父亲创作了油画《炸不断的电话线》《黄昏的山谷》等战地题材作品。立体再现上甘岭战役,成为父亲酝酿多年的创作主题。1974年,他开始正式着手创作油画《英雄阵地上甘岭》。

创作期间,父亲因病住院。在病床上,他依然没有放下画笔。同病房的一位军人发现他在画上甘岭战役草图,激

动地说自己当年就参加了上甘岭战役。父亲在油画《英雄阵地上甘岭》中描绘的被炸瞎双眼的战士蒙着带血绷带,揣着手榴弹冲出坑道,已失去战斗力的战士让战友把机枪架在自己肩膀上扫射的场景,便源自那位军人讲述的英雄原型。

在创作《英雄阵地上甘岭》过程中,父亲和母亲谈起战场见闻,两人常泪如雨下。父亲不得不多次搁下画笔,平复心境。后来,《英雄阵地上甘岭》入选全军美展,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陈列。父亲的老部队也将这幅作品复制后陈列。

父亲去世后,他的老战友曾清泉曾来我家。他特地带来自己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追忆上甘岭战役英烈的文章《幸存者的愿望》。文中记述了他应朝鲜大使馆的邀请,代表参加上甘岭战役的部队重返朝鲜的经历。去朝鲜时,他带了两件物品:一瓶用来祭奠志愿军烈士的白酒,一张我父亲当年在朝鲜赠送他的摄于战后上甘岭的黑白照片。父亲送他照片时说,在被炸成焦土的上甘岭阵地上,他仅仅找到两根半截树干,一截将送往平壤,另一截将送到北京。

曾清泉叔叔后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,见到了父亲所说的那截被战火烧焦的树干。这次重返朝鲜,他又见到了另一截树干。也因曾叔叔的这次来访,我们第一次见到了《人民日报》同文刊载的照片。照片上,父亲当年神色凝重地蹲在上甘岭两根树干前。那一刻,我们再次感受到父亲内心的波澜。

三

经历过战火硝烟的父亲,在生活中

充满了温情。

军旅画家郑洪流来我家时,曾诧异阳台上有一个花盆里竟种着绿草。那是父亲在野外写生时,发现挤在干涸石缝间的野草已近枯萎,便将它们带回家栽入花盆。洪流伯伯得知原委后感叹:“经历过战争的人,我能理解。”

曾经,父亲每年有很长时间要下部队深入生活,担任美术编辑的母亲工作也很繁忙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和妹妹的日常起居由姥姥照顾。一次,姥姥回乡探亲,我和妹妹很想念她。父亲笑着说,马上就让你俩去见姥姥,不用买车票。他拿起画笔给我们画了一只大鸟,把我和妹妹画在鸟的翅膀上,说让这只大鸟驮着我俩去老家看姥姥。我和妹妹破涕为笑。

父亲的遗物中,有一个香囊,那是母亲亲手缝制的。每年端午节,母亲都会按照北方习俗用七色丝线给家人缝制香囊。有一年过端午,父亲恰在边疆部队采风,母亲就将这个香囊寄给了他。没想到,数十年过去,这个香囊依然保存完好。他和母亲在郊游中捡拾的红叶,多年来也被他仔细地夹在书中。在我的书房里,一直悬挂着父亲为我画的童年肖像《春歌睡了》。这幅画作细腻地描绘了在宁静夜色中酣睡的我。父亲慈爱的凝视,蕴藏在一根根柔情的线条中……

从战争年代起,父亲一直保留着写日记、做笔记的习惯。我在翻阅他的日记时,发现他于1981年在上海观摩画展后写的一些感想。在谈到画展中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时,父亲写道:“有几幅反映战役的作品,不过八九十公分大小,但画家都安排了生动的情节,画得很逼真,很有戏剧性,引起观众极大兴趣。”他由此思考:“主题画除了特别需要外,可以不必都画那么大,观众看



家庭秀

爸爸
这小小的西瓜哪儿来的
它的肚子里
是不是
和我一样
装着很多思念
它是不是
也在等着它的爸爸
让我抱一抱它吧
让我的小手温暖它小小的家
李学志配文

定格

不久前,新疆军区某部干部李中原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李中原陪儿子参观营区菜地的情景。

罗兴仓摄



茅文宽绘